

目 录

寒 夜	(3)
狗.....	(239)
马 赛 的 夜.....	(247)
月 夜.....	(260)
罗伯斯庇尔的秘密.....	(268)
鬼.....	(280)
我的心.....	(304)
我底眼泪.....	(306)
我的呼号.....	(320)
香港的夜.....	(325)
鸟的天堂.....	(327)
做一个战士.....	(330)
桂林的微雨.....	(332)
南国的梦.....	(337)
黑土.....	(344)

前 言

巴金，是一位享誉国内外，备受社会尊重的现代文学大师。他，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 年生于四川成都。与其他齐名的文学大师相比，他也许没有茅盾对社会人生进行政治经济剖析的那种能力，没有老舍对市民社会和世俗文化的那种丰赡的表现和深刻的展示，也没有郁达夫那种名士的才情，但他却从其独到的激情、人格精神的风采和文学个性的铸造而另领风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创制了“三部曲”。如《爱情三部曲》（即《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即《家》、《春》、《秋》）、《人生三部曲》（即《憩园》、《第四病室》、《寒夜》）都是最有名的“三部曲”的形式。而从巴金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对文学创作的调适发展来看，一如他的“三部曲”形式，也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的转折和发展。这也是他在现当代作家中很有代表性且独具一格的。巴金对各种“三部曲”的创作，时间的衔接上各有交错，很难确定出分段的时间界限。但从其发展的深刻变化来说，他思想和创作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又比别人另为显豁。

青年的巴金曾深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强烈渴望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理想性实现。他并无意做一个文人，而因看中了可以借小说来发出“灵魂的呼号”，才选择了文学。其间写成了《革命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比较而言《爱情三部曲》由于对作家心灵的较为充分的展示，而更得巴金的珍爱。不过真正与现实和作家生活贴得较近，又显示了趋于稳定和成熟的创作

个性,还是《激流三部曲》。其中又以《家》最为出色。作者对觉慧、觉民、淑英等一代叛逆性青年的刻画,极富动感且给以希望,还成功塑造了觉新这一在新旧夹挤中生存的复杂人物,对历史过程的展现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启示。

中年的巴金是在写作《人生三部曲》的时代。他也从青春型的情绪激流中相对冷静下来,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思考也从人们特别是那些置身于漩流中的人们思想、行为的潮滴中潜入到历史的深层,开始着重对“人性”和“人”进行探寻和表现。《人生三部曲》尤为作家所钟爱,其中包含的三部作品,尤其是《寒夜》,应被确认为作家的思考和创作都已经真正成熟了的标志。在作品《寒夜》中,他已走出了原来的基本框架,不再特意执著于思想、情绪之流的热情表现,而从社会下层的生存悲剧,把握并估衡着历史的律动。

晚年的巴金是到了写作《随想录》的时代,即为人们习惯称之为的“新时期”。经过多年的阅历,此时的巴金,虽年事已高,但他伴随着民族的坎坷命运一起走到今天,写出了大量的极具精神锋芒和人性深度、历史深度的文章。“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这就是他的座右铭。

寒 夜

—

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 ,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 ,街上很静 ,没有一点亮光。他从银行铁门前石级上站起来 ,走到人行道上 ,举起头看天空。天色灰黑 ,像一块褪色的黑布 ,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浓影外 ,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 ,他并没有专心听什么 ,也没有专心看什么 ,他这样做 ,好像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间仿佛故意跟他作对 ,走得特别慢 ,不仅慢 ,他甚至觉得它已经停止进行了。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 ,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对自己说 : “ 我不能再这样做 ! ”

“ 那么你要怎样呢 ? 你有胆量么 ? 你这个老好人 ! ” 马上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道。他吃了一惊 , 掉头往左右一看 , 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 , 他气恼地再说 :

“ 为什么没有胆量呢 ? 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 ? ”

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 , 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 , 不会有谁反驳他。远远地闪起一道手电的白光 , 像一个熟朋友眼睛的一瞬 ,

他忽然感到一点暖意。但是亮光马上就灭了。在他的周围仍然是那并不十分浓的黑暗。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背脊。他打了一个冷噤。他搓着手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又走了几步。一个黑影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了。他忽然警觉地回头去看,仍旧只看到那不很浓密的黑暗。他也不知道他的眼光在找寻什么。手电光又亮了,这次离他比较近,而且接连亮了几次。拿手电的人愈来愈近,终于走过他的身边不见了。那个人穿着灰色的大衣,身体不高,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他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时他的眼光更不会去注意那张脸,何况又看不清楚。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方向望着。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忽然站定了。

飞机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消失了。他到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过那种声音的事。他注意地听了听。但是他接着又想,也许今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我在做梦罢,”他想道,他不仅想并且顺口说了出来。“那么我现在可以回去了,”他马上接下去想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朝着回家的路上动了。他不知不觉地走出这一条街。他继续慢慢地走着。他的思想被一张理不清的网裹住了。

“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儿生意!”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

“我今晚上还没有开张。如今真不比往年间,好些洞子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在早我哪个洞子不去?”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接着说。

“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是不是又炸成都,这们(么)久还不解除警报,”前一个似乎没有听明白同伴的话,却自语似地慢慢说,好像他一边说一边在思索似的。

“昨天打三更才解除,今晚上怕要更晏些,”另一个接腔道。

这是两个小贩的极不重要的谈话,可是他忽然吃了一惊。昨

天晚上……打三更！……为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要来提醒他！

昨天晚上，打三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解除警报，他跟着众人离开防空洞走回家去。

昨天那个时候，他不止是一个人，他的三十四岁的妻子，他的十三岁的小孩，他的五十三岁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有说有笑地走回家，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以后呢？他问他自己。

他们回到家里，儿子刚睡下来，他和妻谈着闲话，他因为这天吃晚饭时有人给妻送来一封信，便向妻问起这件事情，想不到惹恼了她。她跟他吵起来。他发急了，嘴更不听他指挥，话说得更笨拙。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他们夫妇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吵，他母亲带着他儿子睡在另一间更小的屋里。他们争吵的时候他母亲房门紧闭着，从那里始终没有发出来什么声音。其实他们吵的时间也很短，最多不过十分钟，他妻子就冲出房去了。他以为她会回来。起初他赌气不理睬，后来他又跑下楼去找她，他不仅走出了大门，并且还走了两三条街，可是他连一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不用说她。虽说是在战时首都的中心区，到这时候街上也只有寥寥几个行人，街两旁的商店都已关上铺门，两三家小吃店里电灯倒燃得雪亮，并且有四五成的顾客。他在什么地方去找她呢？这么大的山城他走一晚都走不完！每条街上都可以有她，每条街上都可以没有她。那么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

不错，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他昨天晚上这样问过自己。今天晚上，就在现在他也这样问着自己。为什么还要问呢？她今天不是派人送来一封信吗？可是信上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措辞冷淡，并且只告诉他，她现在住朋友家里，她请他把她随身用的东西交给送信人带去。他照样做了。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他没有提到他跑出去追她的事，也不说请她回家的话。他母

亲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信，她始终不曾提说什么。关于他妻子“出走”的事（他在思想上用了“出走”两个字），他母亲除了在吃早饭的时候用着怜惜的语调问过他几句外，就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皱着双眉，轻轻摇着头。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儿子还不知道母亲的这种心里，他等着她给他出主意，只要她说一句话，他就会另外写一封热情的信，恳切地要求他妻子回来。他很想写那样的一封信，可是他并没有写。他很想求他妻子回家，可是他却在信里表示他妻子回来不回来，他并不关心。信和箱子都被人带走了，可是他同他妻子中间的隔阂也就增加了一层。这以后，他如果不改变态度写信到他妻子服务的去（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找她），他们两个人就更难和解了。所以他到这时候还是问着那一句老问题，还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不定小宣会给我帮忙，”他忽然想道，他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也只有一分钟。以后他又对自己说：“没有用，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的确小宣一清早就回到学校去了。这个孩子临走并没有问起妈，好像知道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似的。无论如何，向父亲告别的时候，小宣应该问一句关于妈的话。可是小宣并没有问！

他在失望中，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这只是他心里的叫声。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忽然以为他嚷出什么了，连忙掉头向四周看。四周黑黑的，静静的，他已经把那两个小贩丢在后面了。

“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这次他说出来了，声音也不低。这时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两个字上面，所以他会这样发问。这句问话把他自己惊醒了。他接着就在想象中回答道：“我不是在躲

警报吗？——是的，我是在躲警报。——我冷，我在散步。——我在想我跟树生吵架的事。——我想找她回来——”他马上又问（仍然在思想上）：“她会回来吗？我们连面都见不到，我怎么能够叫她回家呢？”

没有人答话。他自己又在想象中回答：“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接着：“妈显得很镇静，好像一点也不关心她。妈怎么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呢？为什么不劝我去找她呢？”接着：“妈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妈趁着我出去的时候到那里去了呢？说不定现在她们两个在一块儿躲警报。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在警报解除后慢慢走回家去，就可以看见她们在家里有说有笑地等着我。——我对她先讲什么话呢？”他踌躇着。“随便讲两句她高兴听的话，以后话就会多起来了。”

他想到这里，脸上浮出了笑容。他觉得心上的重压一下子就完全去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他的脚步也就加快了些。他走到街口，又转回来。

“看，两个红球了！快解除了罢？”这不是他的声音，讲话的是旁边两个小贩中的一个，他们的谈话一直没有中断，可是他早已不去注意他们了，虽然他几次走过他们的身边。他连忙抬起头去看斜对面银行顶楼上的警报台，两个灯笼红亮亮地挂在球竿上。他周围沉静的空气被一阵人声搅动了。

“我应该比她们先回去，我应该在大门口接她们！”他忽然兴奋地对自己说。他又看了球竿一眼。“我现在就回去，警报马上就会解除的。”他不再迟疑，拔步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了。

街道开始醒来，连他那不注意的眼睛也看得见它的活动了。虽然那一片墨黑的夜网仍然罩在街上，可是许多道手电光已经突破了这张大网。于是在一个街角，有人点燃了电石灯，那是一个卖“嘉定怪味鸡”的摊子，一个伙计正忙着收拾桌面，另一个在发火，桌子前聚集了一些人，似乎都是被明亮的灯光招引来的。他侧过

头朝那里看了两眼，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那个地方。他又往前面走了。

他大约又走了半条街的光景。眼前突然一亮，两旁的电灯重燃了。几个小孩拍手欢叫着。他觉得心里一阵畅快。“一个梦！一场噩梦！现在过去了！”他放心地想着。他加快了他的脚步。

不久他到了家。大门开着。圆圆的门灯发射出暗红光。住在二楼的某商店的方经理站在门前同他那个大肚皮的妻子讲话。厨子和老妈子不断地穿过弹簧门，进进出出。“今晚上一定又是炸成都，”方经理跟他打了招呼以后，应酬地说了这一句。他勉强地应了一声，就匆匆地走进里面，经过狭长的过道，上了楼，他一口气奔到三楼。借着廊上昏黄的电灯光，他看见他的房门仍然锁着。“还早！”他想道，三楼的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们都没有回来。”他在房门前站了一会儿。有人上来了。这是住在他隔壁的公务员张先生，手里还抱着两岁的男孩。孩子已经睡着了。那个人温和地对他笑了笑，问了一句：“老太太还没有回来？”他不想详细回答，只说了一句：“我先回来。”那个人也不再发问，就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去。接着张太太也上来了。她穿的那件褪色的黑呢大衣，不但样式旧，而且呢子也磨光了。永远是那温顺的瘦脸，苍白色，额上还有几条皱纹，嘴唇干而泛白。五官很端正，这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现在看起来，还是并不难看。她一路喘着气，看见他站在那儿，向他打个招呼，就一直走到她丈夫的身边。她俯下头去开锁，她小声同她丈夫说话。门开了，两个人亲密地走了进去。他目送着他们。他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

然后他收回眼光，看看自己的房门，看看楼梯口。他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怎么还不回来？”他想，他着急起来了。其实他忘记了他母亲往常出去躲警报，总是比别人回家晚一点，她身体不太好，走路慢，出去时匆匆忙忙，回来时从从容容，回到家里照例要倒在他房门里那把藤躺椅上休息十来分钟。他妻子有时同他母亲在一

块儿。有时却同他在一块儿。可是现在呢？……

他决定下楼到外面去迎接他母亲，他渴望能早见到她，不，他还希望他妻子同他母亲一块儿回来。

他转身跑下楼去。他一直跑到门口。他朝街的两头一望，他看不清楚他母亲是不是在那些行人中间。有两个女人远远地走过来，其实并不远，就在那家冷酒馆前面。高的像他妻子，也是穿着青呢大衣，矮的像他母亲，穿一件黑色棉袍。一定是她们！他露出笑脸，向着她们走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快要挨近了，他才发觉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被他误认作母亲的人却是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怎样，他竟然会把那个男人看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的眼睛会错得这样可笑！

“我不应该这样看错的，”他停住脚失望地责备自己道。“并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

“我太激动了，这不好，等会儿看见她们会不会又把话讲错。——不，我恐怕讲不出话来。不，我也许不至于在她面前讲不出话。我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不，我怕我会高兴得发慌。——为什么要发慌？我真没有用！”

他这样地在自己心里说了许多话。他跟自己争论，还是得不出一个结论。他又回到大门口。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宣。”他抬起头，他母亲正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忍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喜色很快地消失了。接着他又说：“怎么你一个人——”以后的话他咽在肚里去了。

“你还以为她会回来吗？”他母亲摇摇头低声答道，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他。

“那么她没有回来过？”他惊疑地问。

“她回来？我看她还是不回来的好，”她瞅了他一眼，含了一点轻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她？”她刚说了这句责备的话，立刻就注意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她的心软了，便换了语调说：

“她会回来的,你不要着急。夫妻间吵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回屋里去罢。”

他跟着她走进里面去。他们都埋着头,不作声。他让她提着那个相当沉重的布袋,一直走到楼梯口,他才从她手里接过来。

他们开了锁,进了房间,屋子里这晚上显得比往日空阔,零乱。电灯光也比往常更带昏黄色。一股寒气扑上他的脸来,寒气中还夹杂着煤臭和别的窒息人的臭气。他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他把布袋放在小方桌上。他母亲走进她的房里去了。他一个人站在方桌前,茫然望着白粉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思想像飞絮似地到处飘。他母亲在内房唤他,对他讲话,他也没有听见。她后来便出来看他。

“怎么你还不休息?”她诧异地问道。“你今天也够累了。”她走到他的身边来。

“哦,……我不累,”他说,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他用茫然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不睡?你明天早晨还要去办公,”她关心地说。

“是,我要去办公,”他呆呆地小声说。

“那么你应该睡了,”她又说。

“妈,你先睡罢,我就会睡的,”他说,可是他皱着眉头。

他母亲站在原处,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想说话,动了动嘴,却又没有说出什么来。他还是不动。她又站了几分钟,忽然低声叹了两口气,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他还是站在方桌前。他好像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了似的。他在想,在想。他的思想跑得快。他的思想很乱。然后它们全聚在一个地方,纠缠在一起,解不开,他越是努力要解,越是解不开。他觉得脑子里好像被人塞进了一块石头一样,他支持不住了。他踉跄地走到床前,力竭地倒下去。他没有关电灯,也没有盖被,就沉

沉地睡去了。

这不是酣睡。这是昏睡。

二

他做着连续的梦。他自然不知道自己是梦中。

他和妻住在一个平静的小城里,他们生活得并不怎么快乐,还是常常为着一些小事情争吵。他们夫妇间的感情并不坏,可是总不能互相了解。她爱发脾气,他也常常烦躁。这天他们又为着一件小事在吵架,他记得是为着他母亲的事情。这天妻的脾气特别大。他们还在吃饭,妻忽然把饭桌往上一推,饭桌翻倒在地上,碗碟全打碎了。母亲不在家,孩子躲在屋角哭。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用含糊的声音咒骂自己,用力打自己的头。

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一声霹雳似的巨响。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屋子摇动了两下,震动相当厉害。

“什么事?”他吃惊地说。他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妻默默地站在房门口。孩子的哭声停止了。

“我出去看看,”他说着,就往门外走,打算到楼下去。

“你不要去,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有什么事我们在一块儿也好些,”妻不再生气了,却改变了态度,关心地阻止他出去。

他听从她的话,就在门前廊上站住了。可是他也不说什么。他望着楼板上的碎碗剩菜,带了一点懊悔,等着她讲话。

她不作声。他仍旧在等待。忽然他听见了大炮声(他想,这应该大炮声),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孩子又哭起来。妻发出一声尖叫。

“敌人打来了!”他惊惶地自语道。接着他叫了一声:“妈!”就沿着走廊跑到楼梯口去。

“宣！”妻在后面唤他；“你到哪里去？”

“我找妈去！”他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句，就一口气跑下了楼。

妻拖着孩子也跑下楼来。“你不能一个人走，你不能丢开我们母子。就是死，我们也要跟着你。”妻哭叫着。

“我要去找妈。我们不能丢开她。万一有事情，她一个人怎么办！”他一面说，一面打开大门。

门外人声嘈杂。马路上全是人，他只看见万头攒动。大家疯狂地背朝着城奔跑。他们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拿着包袱，有的搀扶着老年人。小孩在哭，女人在唤她们的亲人，男人在催促他们的同伴。

南面的天空被浓烟盖满了。这烟还不断地一股一股朝上卷腾。爆炸声接连地响着，一声高过一声，一声比一声可怕。他知道危险就在面前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妈！”他立刻跑下石阶，他要跨过门前草地到马路上去。他要进城去找他的母亲。

“你要到哪里去！你不能够丢开我们！”他妻子从后面拖住他的一只膀子，哭嚷起来。“要逃难，你不能一个人逃，不顾我们母子死活！”

“我不是逃难！我去接妈回来，她还在城里！”他站住分辩道。

“你还想在城里找得到她！”妻子冷笑地说。“难道她没有脚没有眼睛，自己不会走路。”

“你快进去收拾东西。等我去接妈回来，大家一块儿走。就说逃难，也得随身带点东西。”他着急地挣脱了她的手。

“你妈不是在那边！”妻指着马路旁沟边一丛牵牛藤说。他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他母亲就站在牵牛藤下面（牵牛藤是沿着一棵老树干爬上去的），头发蓬乱，脸色惨白，额上好像还有血迹。她正张大眼睛向四处看，显然她是在找寻他。他抬起头大声叫：“妈！”他挥着手。可是没有用。他想跑过去。然而他得穿过面前这条人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他跑到马路边。人们不给他留一个

缝。他用力挤，人们总是把他推开。他似乎听见他母亲的叫声。他也在叫。可是有一只手拉住了他的左膀。那是他的妻子，她手里提着一个皮箱，孩子跟在她后面。

“我们走罢，不要管她！”她着急地说。

“不行，我要过去接妈回来，”他生气地答道。

“这时候还要去接她？我看你发昏了，我问你性命要不要？我不能等你！”他妻子板起脸厉声说。

“你让我去。我一定要去接她。她就在我面前，我不能丢开她，只顾自己逃命，”他说，一面抽出他的左膀。

“那么好，你去接你那位宝贝母亲，我带着小宣走我们的路。以后你不要怪我，”她赌气地说。他觉得她在竖起眼睛看他，并且她的眼睛竖得那么直，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眼睛生得这样！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她果然转过身牵着孩子走了。她没有露一点悲痛的表情，不，她还用她那高傲的眼光看他。

但是他还想她会回来，回到他的身边来；或者他以后可以追上她。然而一转眼她的影子就看不见了。人们好像从四面八方向着他挤过来，仿佛有无数只手在推他，他只觉得身子摇来晃去，似乎立在一只有着大浪颠簸的船上一样。他的脑子发热、发昏。他也用力推别人，用力挤上去。

于是他醒了，醒来的时候，他的手还在动。

这不过是他的一个梦。他这一晚却做了好几个跟这类似的荒唐的梦。

三

他睁开眼睛 ,天已经亮了。屋子里没有声音。母亲的房门开着。他平安地躺在床上 ,心扑冬扑冬地跳着。眼前隐隐约约地现着那些可怕的影子。一种疲乏的、昏沉的感觉压住他。他没有动 ,也没有想。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 ,他努力睁大他的眼睛 ,可是他并没有看清楚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和先前 ,哪一种是梦 ,哪一种是真。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他只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头痛。痛得不厉害 ,但是他头痛。他在挣扎 ,他也弄不清楚他在跟什么挣扎。他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

忽然什么东西刺了他的脑子一下。他一跳就下了床。他站在屋子中央(就算是中央罢 ,因为他不靠近一样家具) ,惊愕地向四处望。他又用力搔自己的头发 ,绝望地自语道 : “我应该怎么办呢 ? ”他记起昨天的事情了 ,记起前天的事情了。

“ 这是我的错。我昨天应该亲自去向她解释 ,向她道歉。事情是我闹出来的 ,难怪她生气 , ”他又说。

“ 为什么我昨天要写那封信 ? 为什么我不对她讲老实话 ? 为什么我不自己去找她。为什么 ! ”想到这里他下了决心 : “ 我现在就去。 ”

他母亲回来了 ,手里提着菜篮。她看见他还在房里 ,便惊讶地问 : “ 九点半钟了 ,你怎么还不 go 上班 ? ”

九点半钟 ! 他应该去上班 ! 可是他忘记了。他已经迟了半点多钟了。怎么办呢 ?

“ 你还没有洗脸 ? 你脸色不好看。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 要不 ,请一天假也好。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 , ”他母亲关心地说。

他吃了一惊，慌张地说：“我很好。我就去。”

他不愿意再听她讲话。他拿着脸盆在走廊上水缸里去舀了一盆冷水。他捧着脸盆进屋，刚把它放在方桌上，他母亲又说：“你洗冷水？这怎么要得？快去换热水。锅里头还给你留得有热水。我给你去倒。”她说着就伸手来拿脸盆。

“妈，我已经洗好了，”他连忙说，他的脸给冷水一浸，脑子倒清醒多了。他把脸帕绞干往椅背上一搭，也不倒掉盆里的水，就匆匆走出房去。他并没有刷牙，也忘记戴上他那顶旧呢帽。他走得这样急，显然他不想跟他母亲多谈话。

“真没有出息！跟自己老婆吵了架，就像失掉了魂魄一样！”母亲在屋里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他走下楼。他走到街上。街上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尘土。这一天是这个山城里少有的不冷不热的好天。

“我先到哪儿去？”他站在人行道上问自己。

“先去找她！”这是第一个回答。他顺从这个意见，朝她办公地方的那个方向走去。他走了几步。他站住，想了一下。他又朝前走几步。

“不对，我应该先去办公，我那个鬼地方连请两点钟假，也要扣薪水，”他最后这样决定了，他又掉转身子。

不久他到了他服务的地方。那是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的总管理处。他的办公桌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签到簿已经收拾起来了。这是他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迟到。他默默地走上楼去。编辑部主任兼代经理周××忽然在主任室里抬起头来，朝外面看，看见了他，也不说什么话，却露出一种轻视的表情。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的整个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那是她，仍然是她！

他的工作开始了。还是那单调沉闷的工作。他桌上一堆校样（他进来时就看见它们躺在那儿）并不比昨天那堆高。那些半清晰